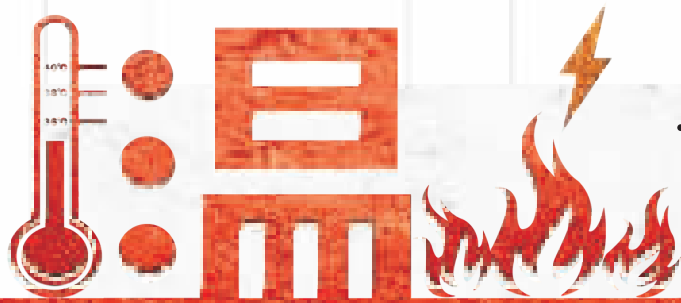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温

“五代人”熬过的“滚烫人生”

记者 朱一诺 严瑾



今年7月的高温，比往年来得更快、更猛烈，全国“热”情难耐，地面一片橙红。酷热的天气、没有胃口深深地“折磨”着每一个人，如何才可以过一个清凉夏季呢？记者采访了五代人，且看他们是怎么度过属于自己的“滚烫人生”……

人生

经得起

考验

60后

人物：白帆
出生年：1962年

水井就是夏天的“冰箱”

白帆聊起了幼年在咸祥镇乡间留下的夏日回忆：那时，他和伙伴们去山上抓蝉，去沟渠里钓虾，实在热得不行就一个猛子扎到河里去，比谁溅起的水花更大更猛。

“小时候，那条河清澈见底，如今老家的河还在，河水却越来越浅，水面只达到小腿肚，已经不足以游泳了。”

彼时，井是家家户户的天然冰箱。把西瓜装进水桶里，放到井下。井壁被青绿的苔藓爬满，阴阴凉凉，往井里看去，井水墨绿深黑，打上来的水却清澈冰凉，“恨不得自己也能像西瓜一样浸到井水里去。”把西瓜“冰”在井里大半日，捞起来，咔嚓“杀”开，吃到肚圆，唯一一个“爽”字。

除此之外，白帆最期待遇到卖冰棍的。木棒敲击箱子的“笃笃”声从远处传来，老汉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车后座驮着一个木箱，箱子里外都包着厚厚的棉被，要拿冰棍就迅速地掀起盖子，伸

手到棉被里掏出，拿出来后又迅速盖回，“像极了特务交易”。

白帆还记得，他们晚上拿着手电筒去田里捉蛙，在一片蛙声里比耳力，将手电突然地朝一个地方照去，被光笼罩的蛙便会呆呆地等人来抓。

无忧无虑的乡间生活，想必是当时不少宁波60后的共同回忆。白帆的妻子蜻蜓记得，她在童年暑假要忙着帮父母烧饭、做家务、做农活，或是打点临工帮家里赚些钱。

“每日晚饭烧好后约四五点，下河戏水，看男孩子比赛跳水游泳。晚饭后拿一把芭蕉扇坐在家门口乘凉，夜晚拖着凉席去晒谷场睡，或是搬着桌椅睡到家门口大树下，抬头就是星空，偶有晚风拂过，夜夜在妈妈呢喃的故事里入睡。没有烦恼，不觉燥热。”蜻蜓说。

70后

人物：山乔
出生年：1972年

最贵最好的大雪糕一根0.1元，好奢侈！

那时的白糖棒冰一根才3分钱，月湖边还能摸出“青壳螺蛳”……

山乔是地地道道的宁波人，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宅，正是偃月街边上带着马头墙的四合院。他住的墙门里有“四井”，容得下四五十户人家。每当夏日的夜晚，大家都会在“只有两辆自行车那么宽”弄堂里，将桌椅摆成一排慢慢吃饭。

“小时候，不是每户人家都有电扇。我们会拿井水把院子里的地面泼上一遍，晚饭后大家摇着蒲扇，坐在弄堂里‘讲大道’。要是天气太热，我和爸爸会背着凉席，在月湖边的泥土地上铺开乘凉，有时干脆直接在那过夜。”

在山乔的回忆里，暑假永远是童年最期待的日子：墙门里的井水是左邻右舍的“公共冰箱”，吊在井里冰镇的西瓜和甜瓜最能消暑；宁静的月湖是孩子们的“天然泳池”，戴上用汽车内胎做的游泳圈就能惬意地漂在水面。更珍贵的是，邻居的关系亲近到“夜不闭户”，随时有年龄相仿的伙伴一起玩耍。

“当时的居委会里有一个大吊扇，暑期对小朋友开放，里面还有小人书。我们还会一起玩玻璃球、滚铁环、跳橡皮筋，爬过天一阁口中含球的石狮子，还在阴沟洞里抓过鳝鱼……后来，我伯伯家里组装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，一到休息日我就会过去玩，看不知看了多少遍的《大闹天宫》。”

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夏天，最舒服的享受莫过于去外面吃一趟冷饮。山乔记得，那时的冰淇淋和汽水并不便宜：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，而最贵、最好的大雪糕一根卖1角，可以说非常“奢侈”了！像宁波食品厂生产的果味汽水，家里买来后还得节俭地“一瓶分几顿”喝，只有表现好才会被父母拿来当奖励。

时光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，粮票的废止告别了物质短缺的光景，成家立业的山乔也搬离了月湖。当空调和工作被写入了夏日的主题后，山乔无忧无虑的童年暑假也就“一去不复返”了。如今，山乔曾栖居的老宅成了受保护的历史遗迹……